



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别集草木卷与《全芳备祖》

杨宝霖

宋自《太平御览》、《册府元龟》问世以来，影响所及，加上科举的需要，刻板的盛行，类书之辑，代不乏人。名卿巨公，草泽韦布，或于政事之余，或穷毕生之力，都力为编纂。以载有花果草木的类书而论，佚名的《锦绣万花谷》前、后、续集共一百二十卷，祝穆的《事文类聚》前、后、续、别集共一百七十卷，陈景沂的《全芳备祖》前、后集共五十八卷，谢维新的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前、后、续、别、外集共三百六十六卷^①。这些洋洋大观的巨著，在记载花果草木这一点上，以后两书为最富。《全芳备祖》（以下简称《备祖》）与后世类书的关系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·全芳备祖提要》已经指出：“明王象晋《群芳谱》，即以是书为蓝本。”但是，《全芳备祖》与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的关系，历来无人涉及，笔者在校订《备祖》过程中，发现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别集关于记载花果草木的卷二十二至卷六十一（以下简称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）这四十卷是未经祝穆订正的《备祖》简编本。今不忖谏陋，草此拙文，以就教海内方家。

一

愚以为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自《备祖》出，理由如下：

在南宋类书中，成书于淳熙十五年（一一八八）的《锦绣万花谷》、成书于淳祐六年（一二四六）的《事文类聚》，都载有植物。《锦绣万花谷》前集卷七，载竹、笋、梅、黄梅、蜡梅、红梅、牡丹、海棠、桃、李、酴醾、莲花、芸等，卷三十九载柏、竹、莲花、苔藓等，后集卷三十七载牡丹、芍药、海棠、桃、李等，卷三十八载桂、菊、芙蓉、梅、橘、松、竹等。前后复叠，毫无伦次，与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的植物分类，排列次序，迥然不同。且所载每一植物，仅录其典故，旁及前人诗咏，绝无植物志色彩。《事文类聚》后集卷二十二载谷、禾、黍、米、豆及蔬菜，卷二十三载松、柏、桑、众木等，卷二十四载竹、笋，卷二十五载荔枝、梅实、葡萄等，卷二十六载菱、莲实、石榴等，卷二十七载橘、柑、橙、梨等，卷二十八载梅花，卷二十九载桂花、兰花，卷三十载菊花、枸杞、牡丹，卷三十一载芍药、桃花，卷三十二载杏花、梨花、紫薇花等。分类稍有次序，每品有《群书要语》一项，引述前人著述中有关本品的名称、性状以及文赋。

《事文类聚》所载的植物，其排列次序，与《合璧》草木卷不同，《事文类聚》中的《群书要语》，与《合璧》草木卷的《格物总论》（或《格物丛话》）亦不相同，无影迹可寻。

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与《备祖》比较，请看下表：

书名	部别		花		果		木		草		谷		蔬		卷数合计
	卷次	卷数	卷次	卷数	卷次	卷数	卷次	卷数	卷次	卷数	卷次	卷数	卷次	卷数	
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	22—39	18	40—48	9	49—54	6	55—56	2	57—58	2	59—61	3			40
《备祖》	前集 1—27	27	后集 1—9	9	后集 14—19	6	后集 10—13 分草卉 两部	4	后集 20—22	3	后集 23—27	5			54

注：《备祖》后集卷23—31尚有药部3卷，因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不载，故不入此表。

从上表不难看出，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中植物分类、各部次第、篇幅比例，与《备祖》大致相同。此其一。

《合璧》一书，除别集草木卷外，其余三百二十六卷，所载各种事物，均无《乐府》一目，因《备祖》有《乐府祖》，所以《合璧》在别集卷二十二至六十一各卷中，特辟《乐府》一目，以收《备祖》中《乐府祖》之词。此其二。

《备祖》所记植物，《事实祖》中有《碎录》一子目，引前人典籍，说明植物的产地、性状、生态等等，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所载植物，有《格物总论》或《格物丛话》一目，记植物的产地、性状、生态等等，虽《格物总论》或《格物丛话》以编者之语出之，与《备祖》之《碎录》仅引前文有所不同，但文字所差无几。此其三。

《备祖》前集卷一花部梅花门《乐府祖》收朱文公（朱熹）“临风一笑”词，《备祖》八千卷楼藏钞本、岳雪楼藏钞本、片玉斋钞本，俱标调名《满江红》，误，按律应作《念奴娇》（日本藏我国刻本《备祖》前集卷一至卷十三佚去，未能对照）。《合璧》别集卷二十二花门梅花《乐府》收之，亦误同上述钞本。《备祖》前集卷八花部桃花门《乐府祖》中有《点绛唇》“醉漾轻舟”一词，八千卷楼藏钞本、孙星衍藏钞本、岳雪楼钞本、北大藏张氏钞本、袁昶钞本、处古阁钞本、郑振铎藏钞本、方惠功藏钞本胶卷俱题秦少游（秦观）作，误，实苏轼作。《合璧》别集卷二十六花门桃花《乐府》收之，亦误为秦少游作。《备祖》前集卷二十四花部芙蓉花门《乐府祖》收柳耆卿（柳永）《三台令》“鱼藻池外射鸭”词一首。《合璧》别集卷三十七花门芙蓉花《乐府》同。此词乃唐人王建六言诗二首（见《王建诗集》），二书同误。

《备祖》后集卷三果部橘门《纪要》中引“橘白华赤实，皮馨，有美味”一条，注出《抱朴子》，检《抱朴子》无之，实出《异物志》（见《太平御览》卷九六六果部三橘），《合璧》别集卷四十六果门橘《事类》中《橘主贡御》条，误同。《备祖》中所引书，

书名、篇章名、作者名，凡失误者，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多同，此其四。

《备祖》前集卷六花部玉蕊花门《纪要》中，引各家有关玉蕊花的记载之后，有《备祖》编者陈景沂“亲历其寺审书”一段三百二十三字的评论，记玉蕊花形态及招隐寺玉蕊亭方位，这段文字，他书未见引用，而《合璧》别集卷二十三花门玉蕊花《事类》中《江淮肥遁陈景沂书》一条，全录其文。这是照录《备祖》之证。此其五。

《备祖》前集卷二十一花部山樊花门《乐府祖》收词二首，第一首《南柯子》“细叶黄金嫩”，注作者为徐师川（徐俯）；第二首《鹊桥仙》“未开大如木樨蕊”，注作者为章耐轩。《合璧》别集卷三十二花门山樊花《乐府》中“繁花袅雪香”条录《南柯子》“细叶黄金嫩”一首，注作者为章耐轩，真是张冠李戴。这种情况的出现，只有依《备祖》过录，才有把第二首作者之名误置第一首之下的可能。此其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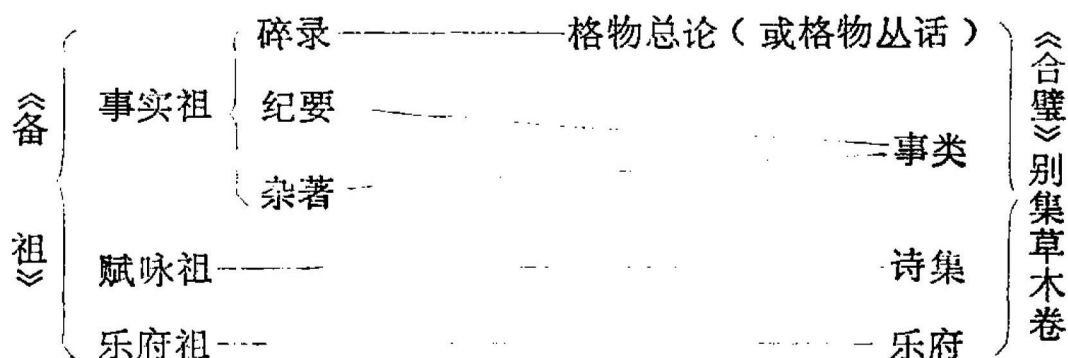
《备祖》后集卷二十四蔬部蔬菜门《赋咏祖·七言古诗》中引东坡（苏轼）《春菜》一诗，已有“韭芽戴土拳如蕨”一句，又在同卷韭《赋咏祖·七言散句》中引之。《合璧》别集卷五十九蔬门《诗集·吾蜀冬蔬》条、同卷韭《诗集·牙戴土》条所录，一如《备祖》。《备祖》后集卷二十四蔬部元修菜门《赋咏祖·五言古诗》引东坡一诗，中有“点酒下盐豉，缕橙毛姜葱”两句，又在同卷葱门《赋咏祖·五言散句》中引之。《合璧》别集卷六十蔬门巢菜《诗集·苗叶》条、卷五十九蔬门葱《诗集·菘姜葱》条所引一如《备祖》。《备祖》中重复之处，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多同。此其七。

《备祖》引文，遇篇幅较大的，常有删节，如前集卷一花部梅花《纪要》引《龙城录》记隋开皇中赵师雄天寒醉宿大梅树下一段，校以《百川学海》本、《稗海》本、《四库全书》中《五百家注柳先生集》本、商务《说郭》本、宛委山堂《说郭》本《龙

城录》，知《备祖》有十三处删削，共删去38字。《合璧》别集卷二十二花门梅花《事类·淡装素服》条引《龙城录》，文字全同《备祖》。可知《合璧》非据《龙城录》原文入录，只是照搬《备祖》已删削之文而已。此其八。

有此八端，说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取材于《备祖》，大概可以成立吧。

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，不仅内容取材于《备祖》，而且体例也大致相同：



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虽取材于《备祖》，但不是全部移来，而是有所取舍。其舍弃情况，有下面几方面：

（一）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删除了《备祖》后集药部四卷，药物三十六种。

（二）种的舍弃

现将二书著录各品的多寡，列表比较于下：（见下页表）

《备祖》花部，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舍去65种：《备祖》前集卷一至卷二十六，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舍去了金沙花、木香花、万年枝花、栋花等29种；《备祖》前集卷二十七收石竹花、紫竹花、罌粟花、锦带花等36种，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全部舍弃。《合璧》所不著录的，都是一些不常见的花。

《备祖》果部，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舍去3种，它们是榲桲、甘露子、鳧茈。也是不常见的果。

《备祖》卉、草二部，《合璧》别集合作百草一门。《说文》：“卉，草之总名”，《合璧》合而为一，未为无理。在百

《备祖》						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					
卷次	部	种	附	小计	备注	卷次	门	种	附	小计	备注
前集1—27	花	113	13	126	其中旱莲花、山石榴2种未立目	22—39	花	49	12	61	
后集1—9	果	33	14	47	其中棗、嘉庆子、人面子3种未立目	40—48	果	35	9	44	
后集10—12	卉	10	3	13	其中石菖蒲1种未立目	55—56	百草	13	5	18	
后集13	草	8	0	8							
后集14—19	木	30	4	34		46—54	木	22	6	28	
后集20—22	衣桑	6	9	15	目录中粟1种重出，未计。	57—58	谷	3	15	18	
后集23—27	蔬	36	4	40	其中苻1种与卉部重出，因有引文，故仍计之。	59—61	蔬	26	7	33	
合计		236	46	283		合计		148	54	202	

草一门中，《合璧》不录虞美人草、苻、芦、木棉等4种。

《备祖》蔬部，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删去菌蕈、木耳、蕻菜、决明、藤菜等。

综观《合璧》所删，都是一些不常见的植物。《备祖》著录中，常见的重要的植物，《合璧》都作保留。

(三) 削减引文

《备祖》所引诗文词章，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录之，多加删削，今举《备祖》刻本残本中葵花、水仙花二例于下：

葵花（《备祖》前集卷十四、《合璧》别集卷三十七）

《备祖》	事实祖	赋咏祖	乐府祖	合计
	17 条	39条(注)	1 首	57 条、首
《合璧》 别集草木卷	事 类	诗 集	乐 府	
	7 条	18 条	1 首	26 条、首

注：诗，整首的，以1首为1条；散句、散联的，以所引1个散句或1个散联为1条，下同。

水仙花（《备祖》前集卷二十一、《合璧》别集卷三十九）

《备祖》	纪要、杂著	赋咏祖	乐府祖	合计
	6 条	47 条	15 首	68 条、首
《合璧》 别集草木卷	事 类	诗 集	乐 府	
	3 条	8 条	2 首	13 条、首

削减最多的是《乐府祖》。综合《备祖》刻本残本及各家钞本，去其重复，《备祖》收五代、南北宋词共455首。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中《乐府》所收，仅得99首，占《备祖》的22%。

（四）省略文字

《备祖》前集卷六玉蕊花《杂著》中引《蔡宽夫诗话》云：

李卫公“玉蕊天中树，金盞昔共窥”，注以为禁林有此本。吴人不识，自文饶品题，始得名。然此为润州招隐山作也。碑今裂为四段，在通州厅中。而招隐无复（霖按：钞本多作“无霞”，误，今据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四十七引文改）有此花，询之士人，皆莫知为何物。或云：即今扬州后土祠琼花，乃自王元之始易其名。而晏元献殊集，则亦有《翰林盛谏议后土庙玉蕊诗序》云：“此花因王元之更名琼花。”至苏文忠公轼长短句云：“后土祠中玉蕊”，盖指旧名也。又按晏元献常（霖按：当作“尝”）以李善《文选》注质琼花之说，曰：“琼乃赤玉，与此花不类。”而东坡亦云：“琼，赤玉也。”其意盖欲辨证其讹。而许氏《说文》亦以琼为赤玉云。

全文共201字，《合璧》别集卷二十三玉蕊花《事类·文饶品题》条引《蔡宽夫诗话》仅留“禁林有此本，吴人不识，自文饶品题，始得名”17字。

《备祖》卷二十一水仙花《赋咏祖》引陈止斋五言古诗一首，全诗24句，120字，《合璧》别集卷三十九水仙花《诗集》收之，首删“江梅丈人行，岁寒固天姿。蜡梅微著色，标致亦皆时”四句，中删“当其自英华，造物且弄威。平生恨刚褊，未老齿发衰”四句。首四句说江梅、蜡梅，以映衬水仙；中四句言作者心境，删之亦不损全诗中心。

（五）淘汰重复

《备祖》所引诗文，往往重出。有时一种植物名下所引重出，有时不同植物名下所引重出。前者如前集卷十六杜鹃花《赋咏祖·七言绝句》中引白乐天诗：“一丛一朵压栏杆，剪碎红绡却作团。风袅舞腰香不尽，露销妆脸泪初乾。”又在《七言律诗散联》中引之。后者如后集卷二十四菴《赋咏祖·七言八句》中引杨诚斋《芥菴》诗，又在后集卷二十七芹《赋咏祖·七言八句》中引之。又如前集卷十杏花门《事实祖·纪要》中引“马燧之子畅以第中大杏馈窦文场”一段，又在后集卷五杏门《事实祖·纪要》中引之。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遇这种情况，淘汰重复。如白乐天（白居易）“一丛一朵压栏杆”一诗，只在卷三十杜鹃花《诗集·绡作团》条引之。杨诚斋《芥菴》诗，只在卷五十九菴《诗集·露叶霜芽》条引之。“马燧之子畅以第中大杏进窦文场”一段，只在卷四十一杏子《事类·馈杏封树》条引之。

当然，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对于《备祖》所引诗文的重复，汰之未净的仍有，如上文论及的“韭芽戴土拳如蕨”，“点酒下盐豉”两条，就是明显的例子。

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经过这样一番删节淘汰，保留《备祖》的篇幅，粗略估计，约占原书的55%。可以说，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，是《备祖》的简编本。

二

《合璧》卷首，有编者谢维新自序一篇，内云：“是编始而天文、地理，次而节序、人物，以至族属、官职、姓氏之分，儒学、仕进、道释、技艺之等，与夫吉凶庆吊、冠婚丧祭之仪，草木虫鱼、器用动什之末，莫不类而得其备，备而得其要。”观此，知自序为编成全书之后作。自序末署：“宝祐丁巳大吕既望胶庠进士建安谢维新去咎父书”。宝祐丁巳，即宝祐五年（一二五七），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编竟，应在此时之前。

《备祖》每卷均署陈景沂编，祝穆订正。《备祖》卷首，有陈景沂自序，末署“有宋宝祐丙辰孟秋江淮肥遁愚一子陈景沂谨识”。宝祐丙辰，即宝祐四年（一二五六），是年七月（孟秋），《备祖》成书。

《备祖》后集卷十九豫章门《事实祖·杂著》中收有祝穆（樟隐老人）《南溪樟隐庐记》一文，文末署“宝祐丙辰冬十一月樟隐老人记”。此文写作时间，后于陈景沂自序，当是祝穆订正时所加，则祝穆订正《备祖》完成，必不能早于此时。宝祐五年十二月（大吕），谢维新已经编成了《合璧》五集三百六十六卷，别集为第四集，编写时间必在全集完成之前。由此可以推知，谢维新据《备祖》编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时，所用的《备祖》，不可能是祝穆订正后的本子，只能是陈景沂的原编。

自从《备祖》有祝穆的订正本以后，陈景沂的原编却湮没无闻，宋元以来公私藏书目录，均不见著录，可见在宋末已不存于天壤间了。幸亏谢维新把它压缩，编入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中，使我们在今天尚可窥其崖略。

宝祐四年七月，陈景沂编《备祖》成，同年十一月，祝穆正在将《备祖》订正。明年十二月之前，谢维新据《备祖》编成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。由《备祖》的成书，到《合璧》别集草木

卷的编成，为时不足十八个月。《备祖》不胫而走，其速可知，借此，亦可窥见当时知识界对它的需要了。

三

国内至今还未发现有《备祖》的刻本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有我国元刻残本一种^②，前集卷一至卷十三，后集卷十四至卷十七已佚，后集卷十九荆门与女贞门之间，佚去两面，水清木门、海棕木门全在佚页中，又卷二十五山药门开头，又有脱页，致山药《事实祖》仅剩四行。《备祖》钞本，倒是不少，除全书不完整的不计外，起码有二十一个，笔者用以校订或目验者已有十八个。这些钞本，大都钞于清代，虽精粗不一，但都是辗转传钞，讹误衍夺，实不能免。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为我们订讹正误提供了很好的依据。

《合璧》我依据的本子，是明刻本，前集目录后，有“嘉靖壬子春正月三衢近峰夏相宋版摹刻至丙辰冬十月事竣”题记，即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所著录的第一种。这个摹刻宋本，宋人避讳诸字，多所改回，但仍有改而未净者，如：

（一）避宋帝始祖赵玄朗讳，改“玄”为“元”。

如：“唐元宗正月十五夜于殿中撒出闽中红锦荔枝令宫人拾之。（卷四十荔枝《事类·闽中红锦》条）

“两鸟时回翔晋傅元”（卷二十七兰花《诗集·荫玉池》条）

“采栗元猿窟”。（卷四十八栗子《诗集·元猿窟》条）

（二）避钦宗赵桓讳（改“桓”为“亘”或缺笔作“栢”）。

如：“亘元（桓玄）就求”。（卷四十桃实《事类·亘元就求》条）

“栢南郡每见人不快，辄嗔曰”。（卷四十五梨《事类·哀家梨》条）

“亘景随费长房”。（卷三十九菊花《事类·饮菊》条）

（三）避孝宗赵昚（即“慎”字）讳，改“慎”为“谨”。

如：“卢怀谨为黄门监兼吏部尚书”。（卷五十九蔬《事类·同食苦菜》条）

“德之休明则肃谨”。（卷四十二桃实《事类·亘元就求》条）

可见，这个嘉靖本仍保存宋版之旧。

《全芳备祖》是研究我国农史、文学、史学、植物学的一种重要资料、“是一座未充分利用的宝山”。^③要使这个“宝山”为世所用，必须把《备祖》刻本残本与国内钞本互勘，整理出一个比较好的本子来。校订《备祖》，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是重要的资料。它虽是《备祖》的简编，但是，它是摹刻宋本，接近原书，足资校勘。

粗略地把《备祖》、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核对了一下，觉得对于《备祖》的校订，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的作用大致有：

可补《备祖》各本之缺

有宋一代，为花果编纂谱录之风颇盛。僧仲休有《越中牡丹花品》、周师厚有《洛阳花木记》，蔡襄有《荔枝谱》，韩彦直有《橘录》，范成大有《梅谱》，陈思有《海棠谱》；为兰编谱者，有赵时庚、王学贵二家；《牡丹谱》，有欧阳修、周师厚、陆游三种；《芍药谱》，有王观、刘攽、孔武仲三种；为菊编谱，有刘蒙、史正志、范成大、胡融、马楫、沈竟、史铸七人。凡是常见的花果，《备祖》多载其谱，或录全文，或撮其要。前集卷一梅门，载有范成大《梅谱》；前集卷二牡丹门，收有欧阳修《牡丹谱》；前集卷三芍药门，录王观、刘攽二家《芍药谱》；后集卷一荔枝门，录蔡襄《荔枝谱》；后集卷四柑门，载韩彦直《橘录》。菊，为花中常见者，按照《备祖》体例，应当引及《菊谱》，而各家钞本前集卷十二菊花《杂著》中，收史正志《菊谱序》而不及其谱，刻本是否载《菊谱》，此卷适在佚卷

中，无从得知。《合璧》别集卷三十九菊花《事类》除引刘蒙、范成大、史正志《菊谱序》外，还收有刘、史二谱。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既是《备祖》的简编本，刘、史二家《菊谱》，应当补入。

《合璧》别集卷三十八桂花《乐府·状元红是》条引《金菊对芙蓉》“花则一名”词一首，《纤手折来》条引《金钱子》“昨夜金风”词一首，《佳人笑道》条引《念奴娇》“沁园秋早”词一首，这三首词，均不见于《备祖》各家钞本前后集五十八卷《乐府祖》中。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《乐府》所引之词，凡99首（这三首除外），都一一见于《备祖》，按此推理，这三首词也应为《备祖》所有，今各家钞本无之，前集卷十三又是刻本佚卷，无可核对。这三首词，可补《备祖》各家钞本之缺。

《金菊对芙蓉》“花则一名”一首，又见于宋人无名氏《草堂诗余》后集卷下，而误字殊多。《金钱子》“昨夜金风”、《念奴娇》“沁园秋早”二词，于今存宋人著作中，仅见于此。片羽吉光，弥足珍贵。

可证《备祖》引文作者之误

《备祖》前集卷一梅花《赋咏祖·五言绝句》录一诗云：“迎春故早发，独是不疑寒。畏落众花后，无人别意看。”李馥藏钞本、积学斋钞本、华南农学院藏钞本，均题作者为“陈谢燃”，其余十五家钞本作“陈谢燮”，查遍各种资料，都查不到姓陈名谢燃或名谢燮其人。《合璧》别集卷二十二梅花《诗集·迎春发》条引此诗，作“谢燮”，始悟各钞本“陈”字，殆其朝代，检《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》，此诗果然在《全陈诗》卷四中，作者正是谢燮。则知各家钞本皆误。

《备祖》前集卷十四葵花门《赋咏祖·五言古诗》中引“昨日一花开……”一诗，刻本题作者为“唐岑”，《合璧》别集三十七葵花《诗集·日开》条引之，标作者为“唐岑参”，检《岑嘉州集》，此诗适在其中，《河岳英灵集》亦收此诗，题岑参作。可

见刻本非而《合璧》是。

可纠《备祖》所引书名之失

《备祖》前集卷十九山茶花门《碎录》引一条云：

有红白二种，又有千叶者，名品颇多，不能尽录。

刻本注出书名为《草木记》，各家钞本同。《合璧》别集卷三十九山茶花《事类·花红白》条引之，注书名是《南方草木记》，则知《备祖》于“草木记”上夺“南方”二字。查《备祖》前集卷二十六萱草花门《碎录》中有“水葱花叶如鹿葱……”一条，下注“《南方草木记》”，检百川学海本《南方草木状》卷上《水葱》条与《备祖》所引，文字全同，据此推理，《合璧》此条亦为《南方草木状》之文，而各本《南方草木状》无之，当系佚文。

可勘《备祖》误字

《备祖》前集卷七海棠门《乐府祖》引张孝祥《锦园春》词云：

醉痕潮玉，爱柔英未吐，露华如簇。绝艳矜春，分流芳金谷。风梳雨沐。偏只欠、夜阑清淑。杜老情疎，黄州赋冷，谁怜幽独。

词中“偏只欠”三字，李馥藏钞本、积学斋钞本作“耳（剩下半字）空抱”，八千卷楼藏钞本作“卧空把”，殆因形近而讹。孙星衍藏钞本、袁昶藏钞本、古处阁钞本均作“耿空抱”，按“耿空抱”三字为是。此词上言海棠绝艳，经风吹雨打之后，更阑夜静，只抱着清高的情怀。“偏只欠”，不是对海棠的赞颂。《合璧》别集卷二十九海棠《乐府·柔英未吐》条引此词，正作“耿空抱”，可与孙星衍等三个钞本互相印证。

可补所引诗文题目

《备祖》刻本所引诗文，有题者多，而各家钞本则少。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中所引，多有题目，尤其是诗。如《合璧》别集卷二十二梅花《诗集·雪共春》条引“梅将雪共春”诗，题作《春雪开早梅》；《动诗兴》条引“东阁官梅动诗兴”一首，题作《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》；《洗尽铅华》条引“洗

尽铅华见雪肌”一首，题作《次韵王公济》；《国艳肯相顾》条引“罗浮山下梅花村”一首，题作《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》；《冻雨洗尘昏》条引“江梅欲破江南村”一首，题作《再和坡惠州梅花韵》。上述各诗，《备祖》前集卷一梅门《赋咏祖》中俱载，皆无题目，可据《合璧》补之。

他如添回夺字，填补空方等等，尚多可借鉴。限于篇幅，今不赘述。

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也有它不足之处，最大的缺点是：所引诗文，删之过甚，有损原意。如卷三十三黄槿花《花似去年》条引“赤板桥西小竹篱，槿花还似去年时”两句，没有涉及“黄”字。检《备祖》刻本前集卷二十朱槿花门《赋咏祖·七言绝句》中有此诗，上有两句：“淡黄衫子浑无色，肠断丁香画雀儿。”有了这两句，槿花之黄，宛然在目。尽管如此，《合璧》别集草木卷毕竟是未经祝穆订正的《备祖》简编本，对于《备祖》的校订、整理，不失为一种重要的参考资料。

注：

①明刻本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前、后续三题谢维新编，别集、外集题虞载编。而谢维新自序所言，全书似为谢编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定五集均为谢维新编，今据《提要》。

②详见拙文《〈全芳备祖〉刻本是元槧》，载《黄石师院学报》一九八三年第三期。

③见李裕民《略谈影印本〈全芳备祖〉的几个问题》。